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
YUBOZHILU
WENHUAKAOCHA
CONGSU

杨文远 / 著

重走万里玉帛之路
挖掘千年文化遗存

丝路盐道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丝路盐道

重走万里玉帛之路
挖掘千年文化遗存

杨文远 /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路盐道 / 杨文远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

ISBN 978-7-5439-7109-7

I. ① 丝… II. ① 杨… III. ① 丝绸之路—盐业史—中
国—古代 IV. ① 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0957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装帧设计: 有滋有味 (北京)

装帧统筹: 尹武进

丛书名: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

书 名: 丝路盐道

杨文远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6 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109-7

定 价: 38.00 元

<http://www.sstlp.com>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编委会

顾 问：范 鹏 郑欣淼 田 澍 梁和平
王 柠 吴 亮 梅雪林

编委会主任：叶舒宪

委 员：叶舒宪 薛正昌 冯玉雷 魏立平
徐永盛 张振宇 赵晓红 杨文远
军 政 刘 樱 瞿 萍

主 编：吴海芸

执 行 主 编：冯玉雷

副 主 编：赵晓红 杨文远 刘 樱

本丛书是兰州市科技局“基于甘肃省玉矿资源的丝绸之路敦煌玉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推广”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2016-3-137

目 录



一、“金张掖”最初印记	003
二、找寻玄奘取经故事的踪影	005
三、历史文化名城张掖走笔	008
四、大佛寺	022
五、马蹄寺	024
六、骆驼城遗址漫话	026
七、悲情黑水国	031
八、峡口青烟	034
九、大地上的一枚戒指	038
十、焉支悲歌	043
十一、宏大之泰	050
十二、龟城缩影	054
十三、乌兰古渡	062
十四、五佛沿寺	070
十五、乌兰城	075
十六、也说媼围城	079
十七、索桥渡口	083
十八、白敦子烽火	086
十九、居延遐想	091

二十、三原交汇话白银	095
二十一、三眼井城堡	101
二十二、胜胜“驿站”	102
二十三、喝酒、摔跤、射箭	107
二十四、丝路国道	110
二十五、沙坡头	112
二十六、边塞之城	115
二十七、莫家楼闲话	117
二十八、高庙小叙	119
二十九、胜金雄关	120
三十、石空石窟	124
三十一、千塔之城	128
三十二、贺兰山下	130
三十三、贺兰口岩画	133
三十四、又一个凤凰城	135
三十五、历史的弃儿	137
三十六、塞外雄关	141
三十七、丝路运河	148
三十八、沙漠小镇吉兰泰	151
三十九、腾格里沙漠偶遇的两只蚂蚁	156
四十、曼德拉老人	159
四十一、满天星斗	163
四十二、姑臧城之谜	166
四十三、皇娘娘台遗址	170
四十四、薪灭形碎,唯舌不坏	172
四十五、大云晓钟	176
四十六、诗意雅布赖	178
四十七、千年陶都	193



丝路盐道

丝绸之路作为东方文明史中最具魅力的文化资源而久负盛名，它是古代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第一个门户，也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融汇的必要通道。为此，《丝绸之路》杂志社自2012年以来，组织了多项考察活动，以弘扬丝绸之路优秀文化。

一 “金张掖”最初印记

2000年夏日，我第一次踏上河西走廊的广袤土地，到达河西腹地张掖。所行之处，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小麦、玉米、水稻，金黄的油菜花，香甜的哈密瓜，秀美的山川，丰美的水草，新鲜的空气……我脑海中曾经对张掖大漠风沙的印象，一扫而光。行走在街头巷陌，那些洋溢着的笑脸，淳朴的民风，使我对处于丝绸古道的张掖，更是增添了诸多好感。黑达格是我在张掖出差时结识的回族朋友，闲聊之时，他告诉我，张掖有着极为丰富的《西游记》文化资源。通天河、流沙河、高老庄、火焰山、牛魔王洞、晾经台遗迹……这些都是传说中《西游记》的印记。他并且自告奋勇地表示，如果我有空，他可以抽空陪我逛逛。对他的盛情和豪爽，我很是感动，但因为有工作在身，只是匆匆地来，亦匆匆地别离。但张掖那些与《西游记》相关的景点、地名、传说的取经故事，却成了我心中的牵念。2008年，终于有闲暇，我抛开烦劳的红尘俗务，过黄河，越乌鞘岭，再次来到处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对张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全新的认识。

张掖，古称甘州。境内有巍峨的崇山峻岭，也有广阔浩瀚的大漠戈壁；有如画似锦的绿洲，也有壮观的冰川雪峰；有茂

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碧绿的草原牧场；既具有南国风韵，又兼具塞上风情。“不忘祁连山顶雪，错将甘州当江南。”这样绝佳的诗句，是对张掖最好的赞美。它是古丝绸之路上商贾云集的重镇，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要道，并且是甘肃省“甘”字的由来地。

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人，曾经踏着河西这块富饶的土地，走向陌生的国度。他们是中外文化传播的使者、友好往来的信使，为古老的中原大地打开了一扇又一扇传播文明的窗口。来自西域的商人、学者、僧侣，也是披星戴月奔波于这条连绵数千里的寂寥古道，为我们的祖先带来具有异国情调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这些显赫的人物中，最最有名的当属玄奘。这位佛教唯识宗创派大师，从京都长安出发，经过凉州（今武威），沿河西走

康乐草原



廊出玉门关后一路西行。地处河西中隘的古甘州，自然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必经之所。接着，玄奘又取道哈密，沿天山南麓，经新疆库车、阿克苏、翻越穆索尔岭，穿过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历尽艰难抵达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前后经历17年，行程5万里，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

玄奘取经回到长安后，他取经的故事，便在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民间不断流传、衍变。玄奘行程所经地域，从此便融入了更多的神奇和鲜明的地域色彩。自然，河西百姓的民俗文化、宗教理念、审美情趣、传说故事，也是层出不穷。张掖大佛寺殿内的墙壁上所绘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连环画，便是明证。

● 找寻玄奘取经故事的踪影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这首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早已耳熟能详。此刻的我，坐在电脑桌前，正徜徉在文字的世界里，一边倾听这首不屈中稍显悲壮的歌曲，一边叙写张掖与《西游记》相关的文化渊源。

玄奘万里迢迢的取经行程，要经受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所以，在河西大地留下的许多取经遗迹和脍炙人口的取经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便自然而然地披上了十分浓重的神话色彩。

玄奘赴天竺求取真经，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取经路上所经受的苦，所历经的磨难，是不堪想象的。归来后，其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口述，将其在西域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了《大

唐西域记》一书。玄奘的另外两位弟子慧立、彦惊又写了一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的传奇经历。玄奘西行求法，求取佛教真经，本来就是传奇中的传奇，他的弟子出于对师傅的敬仰，加之佛教故事本身也夹杂了一些神话和传说，因而，此书将玄奘的取经过程描写得极富传奇色彩。这两部出自玄奘弟子之手的著作成为后来民间大量创作取经故事的源头和灵感。

张掖大佛寺中的西游故事连环壁画便是玄奘取经故事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真人真事。大佛寺始建于公元1098年，俗称卧佛寺，是我国唯一一座西夏佛教寺院。安放在大佛寺内的释迦牟尼卧佛，是我国最大的室内卧佛像。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大佛寺曾经红烛摇曳，香火鼎盛，这里曾有着古丝绸之路熙熙攘攘的人流，他们曾将大佛寺作为精神的寄托，潜心膜拜。千年的时空之中，大佛寺内那尊硕大的释迦牟尼卧佛，不知听到过多少苍生的心灵隐语。卧佛殿佛坛的后壁正中，便是那幅惊世的西游故事连环壁画。这幅连环画为国内罕见壁画，不仅仅是玄奘取经故事在河西留下的宝贵遗迹，也是西游故事与张掖关系的有力证明。整幅壁画呈横平式构图，约13平方米。画面由悟空大战混世魔、悟空会观音、圣僧恨逐美猴王、子母河八戒取水、悟空借扇息火焰、悟空大战牛魔王、紫竹林悟空参拜观世音、红孩儿火烧悟空、观世音甘泉活树和婴儿戏化禅心乱等故事组成。故事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连续关系，但又共同构成以“西游记”为主题的连环壁画。

关于张掖大佛寺西游故事壁画的绘画年代，近几年来，尽管学者之间有着颇多争议，但是大多学者认为，该壁画绘制于元末明初时期。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它比百回本《西游记》成书要早200年，这说明大佛寺壁画就是《西游记》百回

本小说的创作“雏形”。

玄奘取经的故事，虽然早在《西游记》百回本小说成书之前，就以民间俗讲、说唱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是，从地域关系上来说，河西走廊自古就是佛教和其他西域文化的第一道消化中转站，西域以及比之更远的域外文化总是先在河西地区被初步汉化以后，才渐次传向内地。因此，西域一带零散的取经故事，首先演变为河西一带的俗讲，再到三晋大地的初级戏剧，然后是中原内地的杂剧、平话等。直至晚明时期，市民文学开始逐渐兴盛，淮安才子吴承恩便粉墨登场，在俗讲、民间故事、传说、杂剧、平话等基础上创作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奇书——《西游记》。

在西游记故事的这种传播过程中，河西重镇张掖作为西域至中原的必经之地，必然成为西游记故事传向中原的起始站，并留下诸多和《西游记》故事相关的历史印记。这些印记后

张掖大佛寺正门



来传至中原地区，才促使《西游记》成书。因此，张掖地区流传的诸多西游故事便是《西游记》小说的“雏形”。

三 历史文化名城张掖走笔

2014年1月，“《丝绸之路》杂志社赴河西采风团”成立，我任考察团领队，其他成员分别是作家王振武、高振茂、王文扬、王承栋等。

1月13日，考察团一路西行，驰奔于河西走廊茫阔的旷野间。当日，天空虽然清澈洁净，阳光也极是明媚，但是朔风依旧凛冽。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枯焦的荒山连绵成了一片，顺着视线继续远眺，远处突兀的山峦之上还可以望见点点积雪。缘于历史文化名城张掖浓厚的吸引力，我的心里却感到丝丝暖意。那些久远的历史场景，那些辉煌的文化片段，已经开始在我脑海里翻腾奔涌。

此时，我们已穿梭于古凉州地段。最能勾起回忆的莫过于王之涣的《凉州词》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令我感慨的是，现代化的开山凿洞，使得海拔3400米的乌鞘岭，只需越过几个隧道群，便可横穿而过。

乌鞘岭是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的分界线，自古就是中原通向河西的一道天然屏障，常年高寒，即使在夏季，也依然会感觉到冷风飕飕。

远在公元376年，前秦攻打前凉，前凉3万兵力败于乌鞘岭下，由此灭亡。

这样想着，思绪不觉漫游于河西大地几千年苍茫的历史

中。我想今天是看不到疾奔的马蹄所扬起的沙尘，也听不到胡笳悲鸣之声了，即使是几声清冷的羌笛。不过落日、冷月和孤星，砾石、尘砂和戈壁，伴随着盔甲、弓箭、钢刀、长矛、盾牌，曾经给这片土地留下过深深的烙印，它们应该还是老样子吧！忽然间，匈奴、靺鞨、大月氏、楼兰、吐蕃、西夏、辽、金、蒙古，这些词语在我脑海中一路厮杀，奔向中原，于是将士倒下了，帝国覆灭了，王朝诞生了，青史上留下了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李广、霍去病、卫青、韩琦、范仲淹、狄青、宗泽、岳飞……这里的苦难实在太多，这里的历史实在太久，这里的情怀实在太深，不过，一切皆已化为烟尘，河西大地依旧安然酣睡。

突然，眼前出现残断的烽燧，一条黄色的巨龙蜿蜒于沃野之上，气势壮观。一同前去采风的王文扬兄是张掖人，他告诉我们，此时已经穿行于张掖山丹地段，现在所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土墙”便是山丹汉明古长城。坐在后排的王承栋听见如此之说，睁开惺忪睡眼，身体前倾，忽然来了精神，原来他是在假寐。

山丹汉明长城（赵谦玺摄）



山丹古长城虽经千年沧桑，风雨剥蚀，依然苍劲如昔，气势如虹，被专家学者称之为“露天长城博物馆”，山丹也被称作“长城之乡”。

漠风无语，古道苍茫。古老的汉明长城在冬日的阳光里，携着一片片远古的信息，带着锈迹斑斑的古朴，连同那爬满岁月痕迹的苍老苔衣，暖热了祁连雪峰亘古的高洁，横穿戈壁大漠宽阔的腹部，继续承续历史，连接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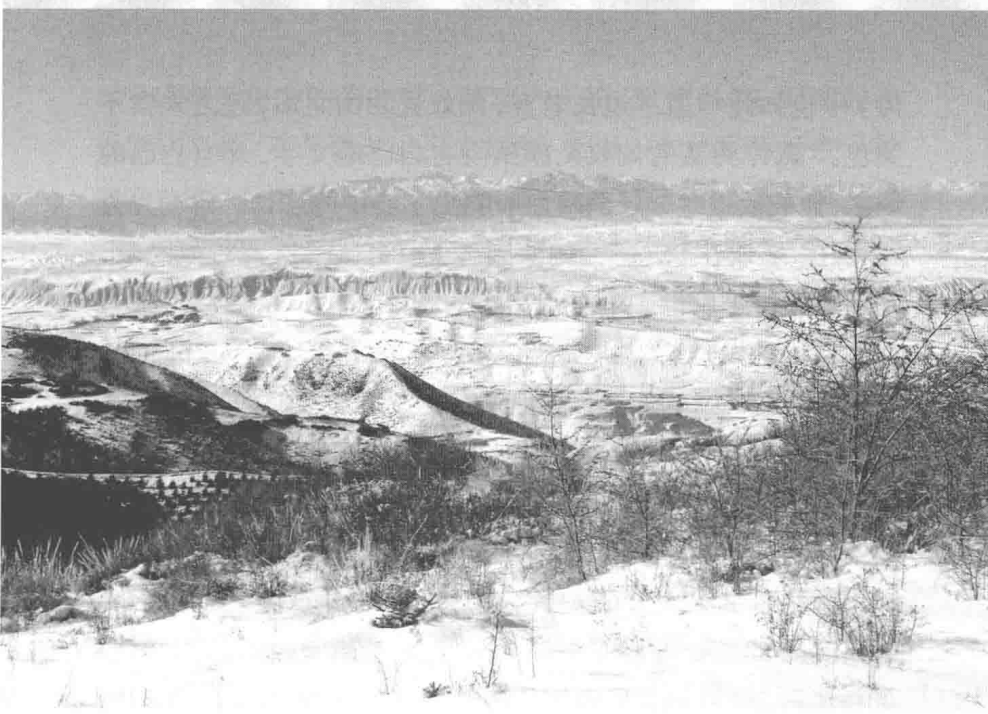
感谢先哲司马光，是他将远古的那些碎片和怀念存放在《史记》的韵律中。否则，望着绵绵长城，我们怎能够遥想汉代边塞长城的秋风，我们怎么会了解，汉明古长城曾经同样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浮想联翩之际，已经可以遥望焉支山。

焉支山古称胭脂山，又名燕支山。焉支山南屏白雪压顶的祁连冰峰，北倚岩山裸露的龙首山岭，焉支山犹如躺在父母怀抱之中的孩子，静卧于两山之间。唐代诗人韦应物眼里的焉支山是这样描写的：“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路迷！路迷！边草无穷日暮。”我喜欢词中那苍凉悲壮的意境。李白在此也曾留下“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的绝句，使得焉支山早在2 000多年前就已经名扬华夏。

焉支山四周沟壑纵横，碧峰千绕；悬崖峭壁直插云霄，岩如斧削、壁如林立。每当夏秋季节到来之时，山上林深似海，满目苍翠。满山的云杉、松柏葱郁茂密，遍地散落着葳蕤的山草野花。山涧溪流潺潺，峡谷清泉淙淙，谷底藤蔓披拂，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观。

当年匈奴民族纵马驰骋于草原雪域之时，各路匈奴藩王的妻妾就是以焉支山上的胭脂花粉涂脸的。现在焉支山上还有胭脂花吗？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向往之感。



多娇焉支山(赵谦玺摄)

远在公元前121年，河西腹地的古甘州，战鼓喧天，战马嘶鸣，烽火连天，狼烟滚滚。原来，这是汉武帝派遣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数万大兵，越过焉支山，跨越祁连山脉，横穿数个匈奴王国，正与匈奴决战于河西的千里疆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在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一个个汉族公主与匈奴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太屈辱。早已彪炳史册的骠骑将军，凭借他的神勇奇谋，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将一场场战争打得酣畅淋漓，从此驱匈奴于千里之外的西方。“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当匈奴人齐声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匈奴浑邪王部正走在退逃的路上，另觅家园。匈奴众将士远眺碧绿欲滴、云蒸霞蔚的焉支山，无不痛哭流涕。班固在《汉书·匈奴